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李玉和《清忠谱》

苏宁著

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李玉和《清忠谱》

苏 宁 著

中 华 书 局

1980年·北京

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

李玉和《清忠谱》

苏宁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4印张·80千字

193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册

统一书号: 10018·459 定价: 0.35元

目 录

李玉的生平和作品

李玉的生平和作品篇目·····	1
《清忠谱》——反映明末政治斗争 和市民运动的杰作·····	8
李玉的其他剧作·····	25
《清忠谱》选注	
第六折 骂像·····	63
第十折 义愤·····	78
第十一折 闹诏·····	85
第十五折 叱勘·····	95
第十七折 囊首·····	103
第十八折 戮义·····	114
第二十二折 毁祠·····	118
后记·····	124

李玉的生平和作品

明代是我国戏剧史上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代传奇，至明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一时剧坛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剧作，呈现出一片百花竞放的景象。

但是到了明末，许多剧作家脱离现实，追求形式，他们争一曲之丽，斗一字之奇，专在格律和词藻上刻意求工，写出的传奇，题材狭窄，内容贫乏，大都是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剧坛上却出现了一个出色的剧作家——李玉。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一反明末剧坛相沿成风的才子佳人的俗套，选取当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进行创作。他的大部分剧作，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明末清初的剧作家中，他的作品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剧作家和他共同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前进，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戏剧流派，对我国戏剧的发展起了良好的影响。

李玉的生平和作品篇目

李玉，字玄玉，又作元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明代苏州府吴县人。生卒年月难于考订，据现在所能见到的材料推断，约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左右，卒于康熙十

五年(1676年)左右^①。由于材料很少,对他的生平不够了解。与李玉同时代的江左三大家中的两个诗人——吴伟业和钱谦益,都曾为李玉的作品写过序,从这两篇序文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李玉的生平。吴伟业说:

李子元玉,好奇学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而连厄于有司,晚几得之,仍中副车。甲申以后,绝意仕进,以十郎之才调,效耆卿之填词。所著传奇数十种,即当场之歌呼笑骂,以寓显微阐幽之旨;忠孝节烈,有美斯彰,无微不著。(《北词广正谱序》)

钱谦益说:

元玉管花肠篆,标帜词坛,而蕴奇不偶,每借韵人韵事谱之宫商,聊以抒其垒块。……元玉上穷典雅,下渔稗乘,既富才情,又娴音律,殆所称青莲苗裔,金粟后身耶?于今求通才于宇内,谁复雁行!(《眉山秀题词》)^②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李玉好学深思,博古通今,既富才情,又娴音律。明亡以前,他在仕途上是不得意的,直到崇祯年间才中副榜。明亡以后,在清朝统治下,他绝意仕进,把全部精力投入戏剧创作。他的剧作,特别是明亡以后的剧作,大都是

^① 李玉在明亡以前已写有传奇约十余种(见沈自晋在清顺治四年定稿的《南词新谱》),他的生年不会“和万历都没有挨上边”,否则他在明亡前不可能写成那么多作品,但从明末汇刻的《汲古阁六十种曲》未收李玉作品这一事实看,李玉的生年亦不会太早。因此,把他的生年定在万历二十四年左右。李玉一生共写传奇约三十余种,而他在康熙六年以前只写成传奇二十余种(见《南音三籁》卷首序言),据此,李玉的卒年虽然不会太迟,但也不会过早,大约在康熙十五年左右。

^② 序末署名被铲去,但有“顺治甲午岁菊月□□□题于拂水山房并书”语。郑振铎先生据此认为“当即钱谦益”(见《劫中得书记》页15)。“拂水山庄”在常熟拂水岩下,是钱谦益的山庄。钱谦益的著作在清代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禁书,他为别人著作撰写的序文题跋也予抽毁,有人为了保留他写的序文题词,就不得不把他的署名铲去。

用以抒发胸中的忧郁和感慨。

另外，焦循在《剧说》卷四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元玉系申相国(申时行，万历时权相)家人，为申(一本作孙)公子所抑，不得应科试，因著传奇以抒其愤，而“一、人、永、占”尤盛传于时。其《一捧雪》极为奴婢吐气，而开首即云“裘马豪华，耻争呼贵家子”，意固有在也！

有人根据这一条记载，推断李玉是申府的家人，地位低下。“申时行死后，申府家乐流散、宾从纷离。李玉摆脱了羁绊，便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虽然几经挫折，但到崇祯末将近晚年的时候，毕竟乡试成功了，中了副榜举人。”我们认为，作这样的推断似乎缺乏根据，而焦循的这一记载是否可靠也值得研究。

从现有的一些材料里，还可以知道，李玉和一些苏州剧作家，如朱佐朝、朱素臣、毕魏、叶时章等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的剧作，在取材和主题思想方面大都相近，在表现形式方面也有共同特色，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戏剧流派。李玉和这些剧作家，似乎是有意识的结成了一个戏剧创作团体，这大概是受了明代文士喜欢结社的影响。文人结社，在明代最为繁盛，特别是苏州，社团多、人数众。如崇祯五年(1632年)复社在苏州举行虎丘大会，“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陆世仪《复社记略》卷二)这许多文士结社的活动，不能不影响到这一批志同道合的同里剧作家。而李玉就是这一剧派、这一戏剧创作团体的首脑。

李玉所著的传奇，各书著录不一。清康熙年间高奕的《新传奇品》说，李玉“所著一笠庵传奇三十二本”。但各种不同版

本的《新传奇品》只录三十种，仅清河郡本（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作三十一种，计：

《一捧雪》《人兽关》《占花魁》《永团圆》《麒麟阁》《风云会》《牛头山》《太平钱》《连城璧》《眉山秀》《吴天塔》《三生果》《千忠会》《五高风》《两须眉》《长生像》《风云翅》《禅真会》《双龙佩》《千里舟》《洛阳桥》《虎丘山》《武当山》《清忠谱》《挂玉带》《意中缘》《万里圆》《万民安》《麒麟种》《罗天醮》《秦楼月》

雍正初无名氏的《传奇汇考标目》作三十二种，无《秦楼月》，多《一种情》、《翠屏山》二种。在《一种情》下注明“一云沈宁庵作”。《万里圆》作《万里缘》。乾隆年间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引乾隆时黄文暉《曲海目》、黄文暉原编无名氏重订的《重订曲海总目》、道光年间梁廷桢的《曲话》、支丰宜的《曲目新编》、咸丰时姚燮的《今乐考证》等书著录的篇目均与《新传奇品》同，作三十一种。《重订曲海总目》、《曲话》、《今乐考证》中《万里园》作《万里缘》。嘉庆年间焦循的《剧说》作二十九种，较《新传奇品》少《清忠谱》、《一种情》、《翠屏山》三种。光绪年间王国维的《曲录》著录三十三种，较《新传奇品》多《埋轮亭》、《一品爵》两种，并注明以上见《传奇汇考》与朱佐朝合撰。又无名氏的《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九中还著录李玉另一传奇《七国记》；卷二十五《埋轮亭》下注明吴县人李元玉、朱良卿等同作，《一品爵》下注明吴人朱良卿、李元玉等同撰。

以上是各书著录李玉传奇篇目的情况。我们认为，《新传奇品》是最早著录李玉传奇的书目，其他各书的著录是直接或间接根据它增补删削而成。上列各书著录，去其重复，总计三十六种，但其中《一种情》系沈璟作，《翠屏山》系沈自晋作，《秦

楼月》系朱素臣作^①。据此可知，李玉共作传奇约三十三种^②。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说明，就是有一种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③，（卷首有“宝敦楼珍藏”的朱文印），在李玉名下写道：“此公著述极富，陈文叔丈言，昔日盛时，大内藏者达六十种，惜多不记耳！”目录中没有载录六十种书名，但除去重复，比原本尚多如下九种：

《上苑春》 《清平调》 《琉璃塔》 《五侯封》 《洪都赋》 《燕双飞》
《铜雀台》 《洛神庙》 《珊瑚屏》

我们认为，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错误较多，它不是一个可靠的著录。和清代大部分曲目著录相比，它仅是孤证^④，不能据此论定。另外，李玉在康熙六年为《南音三籁》所写的序文中，曾提到自己的作品有“《花魁》、《捧雪》二十余种。”而李玉的卒年，约在康熙十五年左右，李玉不可能在临终前的九年左右

① 清代各家曲目著录，在李玉名下有的列入《秦楼月》，传奇有的没有列入；但亦有一些曲目著录在朱素臣和吴绮名下分别列有《秦楼月》。现存武进涉园陶氏影印初刻本《秦楼月》，作“吴门朱素臣编次，湖上笠翁评阅”，并注明“笙庵传奇第十五种”。笙庵系朱素臣号，据此可以确定现存《秦楼月》确为朱素臣所作无疑。

② 《埋轮亭》、《一品爵》两种系与朱佐朝合撰，《清忠谱》卷首标明“苏门啸侣李玉元玉甫著，同里毕魏万后、叶时章雉斐、朱雒素臣同编”。

③ 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原本现在不详下落，有李伯圻过录本，蔡仲勋又从李钞本过录了一个副本，加以校补，后邵茗生又转录蔡氏校补本并作增订，邵氏增订本原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局资料室。

④ 有人认为梁廷桢写《曲话》时就特别提出李玉的作品不止三十几种，根据是：“梁廷桢在《曲话》卷一中曾考证历代曲目的创作，认为李玉的最多，曾据《曲海目》录为‘其一人而多至三十一种者’。然在末尾《秦楼月》目下注云：‘按此就大略言之’，考证当不止此，俟再补人。”我们认为，梁氏所谓“此就大略言之，考证当不止此”的话，并非指李玉作品言，而是指“其一人而多至××种”的作者说。

的时间内，创作出三十几部传奇。因此，我们认为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关于李玉的著录是不可靠的，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前，我们还是认为李玉共作传奇约三十三种。

除了创作大量的传奇之外，李玉还曾编了一部搜罗比较详备的北曲曲谱《北词广正谱》，协助张大复编制《寒山堂南曲谱》，和沈自晋编制《南词新谱》。此外，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还藏有一部苏州宁致堂刻本《玉簪记》，该书共二卷，卷首行标作“一笠庵批评玉簪记”，又别题“徐文长先生批评玉簪记”（见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117页）。可惜看不到原书，无从论述。

李玉创作的约三十三种传奇中，有些已经散佚了，目前全本尚存于世的大约有十九种(?)：《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麒麟阁》、《牛头山》、《太平钱》(?)、《眉山秀》、《千钟禄》(?)、《两须眉》、《清忠谱》、《意中缘》(?)、《万里缘》。这十三种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三集。《风云会》(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昊天塔》、《七国记》(以上二种傅氏碧蕖馆藏抄本)、《五高风》(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戏曲学院图书馆各藏有一部抄本)、《连城壁》(中国戏曲学院藏抄本)、《一品爵》(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这六种《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准备影印出版。此外，《埋轮亭》存有散出八出(北京图书馆藏)，《长生象》、《双龙佩》、《武当山》、《万民安》、《罗天醮》等五种虽不见存于世，但剧情梗概分别见于《曲海总目提要》第二十七、十五、十六、四十五各卷中。

在《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李玉的十三种传奇中，有三种需要提出来说明一下。

首先是《千钟禄》^①。清代以来的大部分曲目著录,在李玉名下仅列有《千忠会》,并没有列入《千钟禄》;这些曲目著录都把《千钟禄》列入无名氏的作品。到了近代,有人猜测李玉的“《千忠会》大概便是《千钟禄》。”后来又有人发现程氏玉霜簪所藏抄本《千钟禄》及北京图书馆所藏怀宁曹氏传抄本《千钟禄》都注明又名《琉璃塔》,再根据增补本的《传奇汇考标目》在李玉名列有《琉璃塔》,就认为《千钟禄》是李玉的作品。有人还说:“李玉所作的《千钟禄》……或名《千忠会》。在清代舞台上演出时,别名《琉璃塔》。”对上述看法,有人持有异议,表示怀疑,认为增补本《传奇汇考标目》并不可靠,据此断定《千钟禄》是李玉的作品,仅是“孤证,很难遽作论定”。我们认为,《千钟禄》是否是李玉的作品,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是很难作出论定的。

其次是《意中人》。据清代各家曲目著录,李玉只有《意中缘》,并无《意中人》。又据《重订曲海总目》著录,金陵张坚(字漱石)亦有《意中缘》。《古本戏曲丛刊》三集中影印的绥中吴氏藏旧抄本《意中人》(未注明作者)是否即李玉的《意中缘》,尚难确定。

再次是《太平钱》。据清代各家著录,李玉有《太平钱》,但据《今乐考证》引焦氏《曲考》所载无名氏若干种中,亦有《太平钱》,并注明“俗本,非李元玉作。”《古本戏曲丛刊》三集中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太平钱》(未注明作者)是否即李玉的《太平钱》亦难确定,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①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中影印的程氏玉霜簪藏抄本《千钟禄》缺“奏朝”、“草诏”等出,傅氏碧篁馆藏有一部全本。

另外,有人认为现存的《四美记》(有《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文林阁刊本)就是李玉的《洛阳桥记》(应作《洛阳桥》),这一论断是错误的。据我们所知,万历新岁(元年)刊本《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中选有《洛阳记》“兴宗过关”一出,即《四美记》第三十二出“诉情”(止〔尾声〕曲,〔驻马听〕以下无),万历新岁(元年)刊本《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中所选《洛阳记》“邀女回家”一出,即《四美记》第十一出“邀回”(文字基本相同,仅少首〔贺圣朝〕一曲,无上场诗及白,自〔孝顺歌〕始)^①。据此可知,《四美记》并非李玉的《洛阳桥》,因为李玉的生年绝不可能在万历以前二十年。

《清忠谱》——反映明末政治斗争 和市民运动的杰作

在李玉现存的十几部作品中,《清忠谱》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巨著描绘了明末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市民运动。它有力地揭露了明末阉党^②统治的黑暗腐败和专横残暴,热情地歌颂了以周顺昌为首的东林党^③人和以颜佩韦为首的市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深刻地反映了明末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出剧作。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巨作,过去的评价却一直是不高的。如吴梅说:“一、人、永、占,直可追步奉常,且《眉山秀》一剧,尤非明季诸家所及。”(《曲学概论》)“惟《昊天塔》、

① 据中华书局所藏影印毛样本《词林一枝》、《八能奏锦》。

② 阉党——阉,宦官的别称。阉党即指魏忠贤为首的反动集团。

③ 东林党——明代比较进步的政治团体。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他们在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评论人物,被称为东林党。见《明史·顾宪成传》。

《清忠谱》稍不称耳。”(《顾曲麈谈》)与历来一些旧的看法相反,我们认为在李玉现存的剧作中,《清忠谱》的价值最高。

明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最高统治者更加疯狂地掠夺土地和财货,他们派出了大批的矿监税使,加紧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巧取豪夺。当时,啾命四出的太监遍布天下,他们巧立名目,擅自加征,公然侵占人民的土地,抢劫人民的财物,弄得“贫富倾尽,农商交困”。这时,市民阶层已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所以,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不仅激起了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引起了如火如荼的市民斗争。

随着阶级矛盾的复杂和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化。代表中小地主和新兴工商业者利益的东林党人,便以地主阶级反对派的姿态,提出了反暴政、反宦官、反掠夺的口号,要求清明政治,与以魏忠贤^①为首的阉党集团的反动黑暗统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东林党人反阉党的斗争,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便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如东林党人杨涟被逮时,“都城市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旗而夺公”(《明季北略》卷二);左光斗被逮时,“里人数千……欲击缙骑^②”(同上);魏大中被逮时,“士民号恸者几万人”(《碧血

① 魏忠贤(?—1627),原名进忠,肃宁人,本来是一个无赖,万历时入宫为宦官。熹宗即位后,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又兼掌东厂(明代的特务机关)。他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大量杀害不依附自己的正直人士。崇祯帝即位后,把他黜职,他畏罪自缢。

② 缙骑(tìjì)——缙,丹黄色。缙骑,以丹黄色帛为服的骑兵。汉代执金吾侍从为缙骑,主管逮捕罪犯,后世就称逮捕犯人的官役为缙骑。在明代就是指锦衣卫校尉。

录》),等等。

反矿监、反税使的市民运动激荡着那个时代。从万历二十四年到天启六年这三十年间,就爆发了二十余起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当时江南苏、松一带,因为是新兴工商业的发展中中心,因此,反矿监、反税使的斗争也最为激烈。李玉的故乡苏州,在万历二十九年和天启六年就曾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市民斗争。一次是苏州市民(主要是机房织手)在织工领袖葛成的领导下,为了反对税监孙隆盘剥机户,勒索商税的斗争。织工杜门罢织,并包围了织造衙门,要求罢税;还打死了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把六七个税官扔下了河,放火烧了土棍汤莘等数家。另一次是因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而引起的苏州市民反魏阉的斗争。当缇骑到苏州来逮捕周顺昌时,苏州市民号冤聚送,“……远近闻风相继至愈多。……守至昏夜犹不散,旦则复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盖通国皇皇也。开读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皆执香迎顺昌于县署,号声振天,县官马不得行。……旗尉文之炳等……持械击百姓……百姓颜佩韦等……不胜愤,振臂大呼,……首击之炳。百姓从者千计,以伞柄击缇骑……”(《明季北略》卷二),迫使官府不得不暂停开读。

生活在苏州的李玉,受了故乡先后发生的这两次规模巨大的市民斗争的影响,写出了反映市民斗争的姊妹篇——《万民安》和《清忠谱》。《万民安》现已散佚,据《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六的记载,此剧“演葛成击杀黄建节事。谓因此而苏州得安,故曰‘万民安’也”。《清忠谱》即是写天启六年东林党人周顺昌和苏州市民同阉党进行斗争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在这

部作品里，李玉出色地把天启六年苏州发生的这次巨大的政治事件搬上了舞台。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广收党羽，遍置鹰犬，实行最反动的统治。一班无耻之徒纷纷投拜在他门下为义儿，助纣为虐。当时人民生活已濒于绝境，但是魏党爪牙却在全国范围内搜刮民脂民膏，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作品真实地描绘了这样的历史背景。

作品一开始，李玉就一再反映这样的现实：“魏贼肆虎狼之吻……收崔、许为腹心，纵田、杨为爪牙。群小横行，正人气短。”“崔呈秀首握兵权，魏良卿冒滥封侯。要塞俱置重兵，大帅尽其爪牙。”魏忠贤并亲掌特务机关东厂，用干儿许显纯、杨寰为锦衣卫，造下铁脑箍、阎王闫、红绣鞋、锡汤笼等酷刑，实行血腥镇压。在这种特务统治下，“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禽惨，甚至剥皮剖舌，所杀不可胜数”。而敢于反对阉党反动统治的东林党人，更是遭到残酷的杀戮。阉党诬东林党人为“邪党”，捏称熊廷弼失守封疆，用银三十万两托汪文言贿赂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人，大兴冤狱，打了杨涟“一百铁杠子”，对左光斗用了“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致使他们受刑不过惨死狱中。“为劾权珰，放归田里”的魏大中，“满拟杜门谢客，训子课孙”，但阉党仍不放过，也诬以受熊、杨赃私而置之死地。魏忠贤和他的爪牙对敢于反对他们的东林党人，必欲一网打尽，斩尽杀绝！

魏忠贤的干儿、义孙一面助纣为虐，残害正直的士大夫；一面谄谀魏忠贤，歌魏忠贤之“功”，颂魏忠贤之“德”，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当时生祠之建，遍及全国。李玉抓住这一突出的事件，

集中地揭露了阉党统治的极顶的奢靡和腐朽。作品描写魏党爪牙为魏忠贤建造的生祠胜过了“王宫禁苑，帝室椒房”。生祠的建筑是“雕龙插汉，镂凤飞云。画栋流霞，碧甍耀日。城墙坚，赛过石头城、紫金城万年基业；殿宇巍峨，一似皇极殿、凌霄殿千丈辉煌”。生祠的供奉是“绣龙帷，白玉床，紫金猊，宝篆香……晨昏进膳须珍错，水陆罗陈赛上方”。为了建造生祠，他们不顾人民的死活，拆毁了民房，增派了“祠饷”，“各官捐俸应非强，乡绅乐助须倾橐，富户抽丰要罄囊”，“恰便似皇朝赋税，国库钱粮”。真是“枉费了万民脂、千官钞”。

通过这些描绘，李玉就为作品中人物的斗争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社会背景。就在这样的反动黑暗的社会背景上，作者表现了东林党人英勇不屈的斗争，塑造了东林党代表人物周顺昌这个典型形象，热烈地歌颂了他与阉党所作的殊死斗争和他的坚贞不屈的节操。

周顺昌是一个封建社会正直士大夫的典型。作品写他居官多载，官至吏部员外郎，仍一贫如洗，“微官敝屣，只留得清风如剪”；住在萧条的茅屋里，大雪纷飞的寒天也升不起火；儿女“衣无重絮，食止菜根”；他的做县官的门生来拜望他，他只能用白酒和生腐招待。但他安贫若素，“守菑盐，穷通不变”，“囊无半钱，断不肯轻污一线”。李玉把他塑造成一个十分廉洁而有节操的“清官”形象。

作品更着重地描写了他对国事的“忧怀千缕，忠肝一片”。他为了“保全善类”，“整肃朝纲”，“扫清官禁”，“奠安社稷”，情愿“碎首殿廷”，“粉身碎骨”，勇敢地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

团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魏大中为劾权珣^①被阉党逮捕时，“多少同年好友”“无不避祸深藏”，而他却“不以生死介意”，独住舟中探访，并以其女与魏大中之孙缔姻，痛骂魏忠贤，完全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当阉党在苏州为魏忠贤建造的生祠落成时，阉党爪牙齐往叩贺，他又只身前往，历数魏忠贤罪状，痛骂魏忠贤“逞着产禄凶残胜赵高，比璜璫倍肆贪饕”。他愤懑填膺，对阉党爪牙说：“恨不把奸皮冒鼓任人敲，倩祢衡挝出渔阳调”，公开向阉党进行了挑战。当阉党借周起元案来逮捕他时，他从容就捕，大义凛然。他说他“若是一步回头品便低”，“早打成草稿在唇牙，指佞庭前拚骂”，准备好公庭上痛斥奸邪。他在被捕入狱后，受尽严刑拷打，“胫骨几折，手指尽断”，伤口腐烂成“脓窝血窖”、“万千血孔”，并亲见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和魏大中惨死狱中，但仍义无反顾，丝毫没有屈服。魏忠贤亲自审问他，他在公堂上坚决不肯下跪，怒骂魏忠贤：“阉狗，你欺君虐民，残害忠良，我周顺昌食肉寝皮，未消积恨！”一脚踢翻了公案，用杵击打阉党爪牙倪文焕、许显纯。倪文焕、许显纯令武士敲掉他的门牙，他还喷血，唾得二奸满面，大骂道：“有口不能咀贼肉，好将碎齿嚼奸肠。”直到最后在狱中被魏忠贤派人勒死时，仍不屈服，临死前发誓说：“魏忠贤！魏忠贤！你要我死么？我周顺昌生不杀汝，死作厉鬼击杀奸贼便了！”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以身许国，置生死于度外，坚贞不屈的“忠臣”。

明末，魏忠贤把持朝政，权倾天下，政治极为反动黑暗。当时许多官僚不是无耻地投他门下为义儿助纣为虐，便是唯

^① 珣，指宦官。权珣即魏忠贤。